

目的论视域下《食草家族》中文化负载词的维译研究

李歆智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8日

摘 要

小说《食草家族》中文化负载词数量种类多、含义表达杂、范围领域广, 对其进行研究有利于更好地进行文化交流。本文以我国当代著名维吾尔族翻译家海拉提·阿不都热合曼翻译的《食草家族》维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为研究对象, 结合翻译目的论的相关知识, 将译文与原文进行对比分析, 探究译者在翻译五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以及不同方法的选择对实现译文目的的影响, 以期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

文化负载词, 目的论, 翻译方法, 《食草家族》

A Study on the Uyghur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Terms in *The Herbivorous Fami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kopos Theory

Xinzhi L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ly 3, 2026; accepted: August 14, 2026; published: August 28, 2026

Abstract

The novel *The Herbivorous Family* contains a large number and variety of culturally loaded words,

with diverse meanings and a wide range of domains. Researching these is conducive to better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ulturally loaded words in the Uyghur translation of *The Herbivorous Family* by Hailati Abdurahman, a contemporary renowned Uyghur translator in China. Combining knowledge of translation skopos theory, it compares the translation with the original text to explore the translator's methods in translating five categories of culturally loaded words and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methods on achieving the translation's purpose,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ally loaded words.

Keywords

Cultural-Loaded Terms, Skopos Theory, Translation Methods, *The Herbivore Famil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食草家族》[1]是莫言挥洒艺术才华的又一力作。他以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和汪洋恣肆的笔触,将高密东北乡的厚重历史与食草家族的悲欢离合交织在一起,创造出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学世界,引领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其独特的艺术魅力[2]。这部作品蕴含了大量的文化负载词,其精准翻译对于降低目标读者阅读难度至关重要。此外,正确的翻译不仅有助于深化跨文化交流,还能够促进中华民族间的文化交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具有深远的影响。

翻译《食草家族》这类饱含民族特色的作品时,准确传达文化负载词的内涵至关重要。这些词汇不仅承载着字面意义,更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需要在翻译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还原,让目的语读者得以领略其文化魅力。文化负载词蕴含着概念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双重属性。在翻译《食草家族》时,需要根据翻译目的选择合适的方法,以最大限度地还原其文化内涵,让目的语读者体会作品的文化魅力[3]。所以为了让目标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内涵和文化精髓,翻译过程中需要深入研究译者倾向于选择的意义侧重点,以及相应的翻译方法。本文以我国当代著名维吾尔族翻译家海拉提·阿不都热合曼翻译的《食草家族》维译本[4]中文化负载词为研究对象,在翻译目的论的指导下,将原著与维译本对比分析,探究译者在翻译五类文化负载词所使用的翻译方法以及方法选择是否符合了目的论的三大原则。同时,找出译文中出现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改进方法。

研究现状

为了了解莫言小说中文化负载词的研究现状,本文在中国知网(CNKI)以“文化负载词”为主题 and “莫言”为主题,对2016年1月1日至2026年2月8日期间发表的学术期刊、学术辑刊和学位论文等进行了检索。共检索到87篇相关文献,其中学术期刊32篇,学术辑刊2篇,学位论文47篇,国际会议1篇,特色期刊5篇。针对莫言小说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笔者已在中国知网上对其研究论文的历年发表数量与主题分类进行了详细的统计整理,具体数据参见表1。

其中有8篇是在目的论视角下进行研究的论文。刘文艺在目的论视角下,综合实证与定性方法,通过对照原著与吉田富夫日译本并结合数据统计,分析文化负载词翻译方法的使用频率,据此归纳译者的翻译策略[5]。王汝蕙、张福贵以目的论为框架,分析葛浩文在英译莫言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时,针对文化负载词(如生态、物质、宗教类词汇)采用的音译、意译、归化等灵活翻译策略,旨在实现中国文学的

有效跨文化传播[6]。雷美玲在论文中比较了莫言《蛙》英、法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分析两位翻译家不同的翻译策略与文化差异[7]。侯琰借助目的论深入探讨了莫言作品《天堂蒜薹之歌》中的文化负载词在英译过程中的处理方式。深入剖析了译者在翻译这些文化负载词时所持有的目的，以及为实现这些目的所采用的多种翻译策略[8]。赵卫以目的论为指导，深入研究了《酒国》俄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不仅探讨了文化负载词的俄译规律，还发现了译本中少量误译现象[9]。罗文心从功能目的论的角度出发，对《四十一炮》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研究[10]。李哲采用目的论视角，对莫言作品《挂像》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了深入研究。该研究致力于促进跨文化交流，旨在将中国文学推介给目标读者，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11]。高小鹏基于翻译目的论框架，构建语料库，量化与质性结合，揭示译者依目的论平衡文化传播与读者接受[12]。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the annual publication quantity of research papers on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al load words in Mo Yan's novels

表 1. 莫言小说文化负载词翻译的研究论文历年发表数量统计表

发表年份	期刊论文	辑刊论文	学位论文	国际会议	特色期刊	年度数量	百分比%
2016	3	0	3	0	0	6	6.9
2017	2	0	9	0	1	12	13.8
2018	8	0	5	0	2	15	17.2
2019	4	0	3	0	1	8	9.2
2020	1	0	6	0	0	7	8.0
2021	2	0	8	1	0	11	12.6
2022	3	0	5	0	0	8	9.2
2023	3	1	5	0	0	9	10.4
2024	4	0	2	0	0	6	6.9
2025	2	1	1	0	1	5	5.8
2026	0	0	0	0	0	0	0
总计	32	2	47	1	5	87	100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莫言小说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力度有所下降，近两年发表的论文少之又少，同时译本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国内有关文化负载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译方面，如汉译英、汉译俄。内译方面研究不足，多数研究是局部的、个案的，有关汉译维、汉译哈的研究文献较少，特别是汉译维方面的研究缺乏，10年来仅有一篇与莫言小说文化负载词维译相关的论文。而针对文化负载词的维译研究有重要意义，需要深入探索。

2. 翻译目的论及文化负载词

2.1. 翻译目的论概述

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由汉斯·弗米尔(Hans J. Vermeer)提出。弗米尔提到：“翻译的目的决定了一切的翻译行为，也就是说，目的决定了手段。”目的论强调，译者应以译文的预期目的为主，并根据这一目的而采用切合实际的翻译方法或策略，即所采取方法和策略都是要由翻译所服务的目的所决定。翻译目的论的核心原则有三个：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其中，目的原则居于首要地位，强调翻译的目的决定着翻译方法和策略的选择。连贯原则要求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保持连贯性，即译文需符

合目标语读者的认知习惯和文化背景。忠实原则则主张译文应忠实于原文的功能和作用,而非原文本身。

2.2. 文化负载词定义与分类

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terms)是指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13]。文化负载词深深烙印着民族文化的特色,它们作为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最直接且敏感地展现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和民俗风情。这些词汇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而且往往具有独特性,仅在某一特定文化中存在,而在其他文化中则可能无从寻觅,呈现出文化空白的状态。

尤金·奈达(Eugene Nida)在其翻译理论中强调了文化负载词在翻译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处理这些词汇时应考虑的一些原则和策略。在他的理论中,文化负载词通常与特定的文化环境、历史背景、传统习俗和价值观念紧密相关。他将文化负载词大致分为以下五大类:生态文化负载词、物质文化负载词、社会文化负载词、宗教文化负载词和语言文化负载词[14]。

2.3. 目的论与文化负载词翻译

优秀的翻译者在进行翻译工作时,其首要职责是将源语言文本精准地转化为目标语言,同时尽可能地保留并传递源语言的文化信息。然而,鉴于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这种转换过程中总会遇到诸多困难。尤其在处理那些富有文化内涵的词汇时,译者往往会面临如何在目标语言中找到恰当对应词的挑战。在翻译策略方法的选择上,常常让人犹豫不决。幸运的是,目的论的提出为译者提供了解决这一难题的新视角。目的论的三项原则在翻译实践中为译者指明了选择翻译策略方法的方向。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时刻遵循这三大原则,以确保其翻译成果不仅能够实现预期的翻译目标,而且能够有效传达给目标语言的读者所希望表达的信息。

3. 文化负载词的维译研究

本研究以目的论为指导,对《食草家族》中五种类型的文化负载词维译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译者主要运用了音译、直译、意译以及组合法(包括增译、减译、直译加注释等)等的翻译方法[15]。

3.1. 生态文化负载词

中国,作为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其独一无二的地形和地貌特点,使其在气候、河流、地点和植物等生态领域的中文术语具有鲜明的特色,这些术语在其他语言系统中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词汇。

例 1: 她打我之前五十分钟我在京城的太平洋冷饮店北边的树荫下逐一观赏着挂在树杈上的鸟笼子和笼子里的画眉。(P1)

译文: u meni uruftin 50 minutlar ilgiri men pajtexttiki “tinʃ okjan soxuq iʃimlikler dukini” nin jimalidiki derexnin sajisida derex faʃlirika esilkan quʃ qepeslirini, qepestiki aqqaqʃ quʃqatʃlarni tamajʃa qiliwitqanidim.

“画眉”(含义为鸟名,一种叫声婉转动听的雀形目鸟类)一词出自南宋范成大《山径》:“行到竹深啼鸟闹,鸛鹑老怨画眉娇。”对于“画眉”的翻译,译者使用了意译加注释的翻译方法,将其翻译为“aqqaqʃ quʃqatʃ”。由于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只采取意译法,读者对画眉的含义可能会不易理解或接受,此时,译者在书中加以“aqqaqʃ quʃqatʃ-画眉, quʃqatʃsiminlar ailisi aqqaqʃ quʃqatʃ guruppisi Leucodioptron tyrkymidiki quʃ.teni kiʃik, 22 santimetir etripida, qoʻnʃur rəŋlik, kəz etrapı aq, jeqimliq sajrıjdu. elimizniŋ eneniwi qepes quʃqatʃi.”的注释,将“aqqaqʃ quʃqatʃ-画眉”解释为:雀形科画眉鸟组 Leucodioptron 目鸟。体较小,长 22 厘米左右,身褐色,眼圈白,叫声悦耳,我国传统的笼鸟。在《现代汉语词典》维汉对照版中,“画

眉”译为: aq qaf qufqaf (白眉麻雀)。译者翻译的“aq qaf qufqaf”与其基本一致。与译者没有使用直译法将其翻译为 qaf quf (眉鸟), 而是采用了灵活而实用的意译加注译的翻译方法, 合乎翻译目的论的目的原则, 它能够帮助译者更好地实现翻译的目的, 提高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同时, 通过注释的方式为读者提供额外的背景信息或解释, 能够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意图和风格体现了目的原则和连贯原则。

例 2: 但我刚一出门, 就看到一个我认识的教授扶着一个我认识的女学生细长的腰在此黑森森的冬青树丛中漫步。(P4)

译文: iŋiktin ŋiqiŋimka tonuŋ bir professor men tonujdikan bir qiz oqukuŋin inŋike belidin tutqiniŋe qojuq ilekiszarliqta seŋle qilip jyryptu.

“冬青”之名最早明确见于《新修本草》“女贞”条下记载: “女贞叶似枸骨及冬青树。”可作苦丁茶原料、中药材或木材。译者将冬青翻译为 ilekis, 运用了意译的翻译方法, 并加以注释: “ileks derixi-冬青树 daim kəkirip turidikan derex, egizliki 13 metir etrapida kelidu, derex qowziqi kyl rəŋ jaki sus kyl rəŋ, jopurmaqliri nepiz xurumsimage kiridu.n, mewisi uŋŋaq jumilaq jaki ellipissiman bolidu, piŋqanda toq qizil rəŋge kiridu.” (冬青树是常绿乔木, 高 13 米左右, 树皮灰色或浅灰色, 叶片薄革质, 果实小圆形或椭圆形, 成熟时呈深红色。)在《现代汉语词典》维汉对照版中, “冬青”译为: duŋŋin derixi (冬青树); ileks derixi (冬青树)。译者没有将冬青直译为“qifjeŋil” (字面意为“冬季常绿”), 避免造成混淆或歧义, ilekis 是维吾尔语中已确立的植物名称(对应冬青属植物), 直接使用能高效实现交际目的, 符合语言习惯。而对 ilekis 添加注释, 这使目标语读者不仅能知其名, 更能知其形、知其性。体现了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

3.2. 物质文化负载词

中国, 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深厚历史底蕴的国家, 其丰富多彩且独具特色的文化, 广袤的疆域, 以及众多的民族, 共同塑造了众多独特的物质产品。在这部小说里有许多具有代表性的物质文化负载词, 这些词语涉及饮食、处所和物品等方面。

例 3: 迎面来了一只通红地马驹子, 马驹子没备鞍鞮, 马上坐着一个大眼睛的红胡子老头。(P42)

译文: uduldin bir toruq taj ŋiqip keptimif, taj egerlənmiş bolup uniŋka qizil saqalliq, ŋon kəzlyk bir bowaj miniwəlkanmif.

“鞍鞮”这一词语, 主要是指马鞍和垫在马鞍下的垫子, 属于古代车马器具、游牧或军事装备。出自北朝《木兰诗》(乐府诗集): “东市买骏马, 西市买鞍鞮。”在《现代汉语词典》维汉对照版中, “鞍鞮”译为: eger-toqum。维吾尔语“eger”一词已完整涵盖“马鞍”及与其配套的功能(通常包含垫具部分), 是该概念的通用、自然对应词。译者将其减译为“eger”, 有效地实现交际目的, 使读者立即理解其为何物。同时也符合其语言规范和文化认知, 能确保译文在目标语语境中自然、流畅, 并实现了对源语概念的功能性忠实。体现了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

3.3. 社会文化负载词

社会文化负载词犹如一面镜子, 映照出一个语言社群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习俗以及称谓习惯等丰富多彩的社会风貌。这些词汇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而且为我们深入了解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特色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例 4: 姓斑, 名马, 哺乳纲马科, 体高一米三十厘米, 毛色淡黄, 有黑色条纹, 可与马、驴杂交, 生出麒麟, 头

上有角，嗜食玫瑰花。(P15)

译文: familisi takil, ismi at. syt emgyfjiler 120 santimeter, tykliri sus seriq, qala jol-jol siziqlirs bar, at, efekler bilen dzypliŋejdu, nesli bobra keyik, beŋida mygizi ba, qizilgylni jaqturup jejdu.

“麒麟”，传说中仁兽名，象征仁爱、中和、吉祥，是儒家“仁”的精神化身，该词出自《春秋》：“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麒麟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生物，它常被描绘为具有神奇的能力和形态，常出现在古代文献、艺术作品和民间传说中。神兽的形象十分丰富，具有浓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在《现代汉语词典》维汉对照版中，“麒麟”译为：bobra keyik。文中，“麒麟”翻译同为“bobra keyik”，然而由于“麒麟”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词汇，仅仅通过意译可能无法完全传达其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因此，注释的添加是必要的。注释将“bobra keyik”解释为：汉族神话中被称作“麒麟”龙头马身的独角兽。译者将“麒麟”一词采用意译加注释的翻译方法的意图是为了更准确地传达这个词在汉族文化中的深层含义，同时帮助目标语言的读者更好地理解并接受这个概念，体现了目的原则和连贯原则。

例 5：九老爷为自己也为猫头鹰辩护，他老人家罢黜百鸟，独尊猫头鹰。(P35)

译文: toqquzinŋi bowam ezinimu, meŋekjapilaqnimu aqlidi, bu bowaj torŋajni jaratmajdiken, meŋekjapilaqnila ŋoŋ bilidiken.

“罢黜”一词意为废除，免退。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制度、官僚体系和统治思想，出自东汉班固《汉书·武帝纪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罢黜百鸟，独尊猫头鹰”取自于此处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别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译者将其意译为“torŋajni jaratmajdiken, meŋekjapilaqnila ŋoŋ bilidiken”(看不上百灵鸟，只看重猫头鹰)。在《现代汉语词典》维汉对照版中，“罢黜”译为：töwen köryp jeklimək, mensitmeŋ ŋetke qaqmaq(贬低并排斥); menseptin qaldurmaq, emilidin elip taŋlimaq(免除官职)。原“罢黜”一词如上述所说，一表示排斥或废除，二表示罢免(官职); 而原“独尊”一词表示极度偏爱。译者用“jaratmajdiken”这个行为来解释“罢黜”，用“ŋoŋ bilidiken”这个行为来解释“独尊”，“看不上百灵鸟，只看重猫头鹰”这个译文在保留了原文的基本含义的同时，也适应了目标语言读者的理解和接受习惯。虽然这种翻译可能不完全符合原文的字面意义，但它成功地传达了原文所要表达的核心信息，即一种极端的偏爱或排斥，体现了目的原则和连贯原则。

3.4. 宗教文化负载词

宗教文化负载词涵盖了与宗教信仰、宗教教义、宗教仪式等相关的词汇，它们是人类对超自然力量产生信仰和敬畏之情的直接体现。这些词汇反映了宗教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深远的影响，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和探讨人类精神世界的一个窗口。

例 6：尽管我是和名列仙班的治蝗专家刘猛将军同一天生日，也无法改变大便本质。(P4)

译文: ewlija sypet ŋeketke joqitŋ ustisi lju sakun bilen oxŋaf kynde tukulŋn bolsammu, gendilik mahijitimni özgeritŋke amalsizman.

“仙班”一词源于道教神仙信仰，特指天庭中神仙的等级、行列或集体。出自《云笈七籤·卷一百三》：“仙班既退，光明徧彻诸天焉。”译者将“仙班”形象化为“ewlija sypet”(神仙模样)。“仙班”是一个具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词语，它源于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和道教思想。在这个例子中，“仙班”如上述出处意义相同，指的是神仙的行列，通常用来形容某人或某事物达到了超凡脱俗、接近神明的境地。而“神仙模样”则是指具有神仙般的外貌或气质。通过将“名列仙班”形象化为“神仙模样”，译文

更加形象生动,能够直观地表达出原成语所要传达的意境。虽然这种翻译方式在字面上并没有完全对应,但它成功地保留了原成语的文化特色,使得译文仍然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同时,通过形象化的翻译,能够帮助目标语言的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中独特的表达方式,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由此可见,译者采用了转译的方法,体现了目的原则和连贯原则。

3.5. 语言文化负载词

语言文化负载词,是指那些承载着特定文化信息、反映某一社会群体习俗、信仰、生活方式的词汇。通过分析,《食草家族》中的文化负载词基本上是成语[16]。

例 7: 但恋爱的人们愈加肆无忌惮了,好像他们是演员,我是观众。(P13)

译文: biraq bu fərmendiler heddidin aŋqili turdi, xuddi ular artis, mən tamaŋjibindek.

“肆无忌惮”指的是毫无顾忌,任意妄为。出自《礼记·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宋代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进一步阐释时,引用了“肆无忌惮”这一说法,使其成为固定成语。朱子注解:“小人不知有此(指中庸之道),则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矣。”译者将这一成语翻译为“heddidin”(放肆,过分),运用了意译的翻译方法。在《现代汉语词典》维汉对照版中,“肆无忌惮”译为: heŋbir tēp tartmaj (任何人都不管不顾); qilŋe ejmənmej (毫无顾忌); biŋemlik bilen (放肆、恣肆地); hejiqmaj xalıkanŋe (毫无顾忌、随心所欲)。在这个例子中,“肆无忌惮”表述不受任何限制或顾忌,译者选择了意译法,将“肆无忌惮”翻译为“heddidin”,这个词在维吾尔语中能够表达超出正常或可接受限度的含义。另外,将“肆无忌惮”转译为“heddidin”简化了语言,更符合维吾尔语的语法结构,贴近译文读者的文化思维和生活习惯,使其更易于被目标语读者理解。这种翻译方法避免了使用过于复杂或具有特定文化背景的词汇,以确保信息的顺畅传递。体现了目的原则和连贯原则。

综观上述五类文化负载词的维译案例,可发现一个贯穿性的规律:译者并未固守某一单一方法,而是根据词汇所属的文化领域与目标语文化的距离远近,动态地调配音译、直译、意译、注释等策略的组合权重。这种类别依赖性的策略选择,为下文进一步探讨其理论启示提供了实证基础。

4. 《食草家族》维译本文化负载词翻译的不足之处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时会因为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忽略或无视原文的时空和文化背景,仅仅从自身文化出发,以自身的时空观和视角去解读和诠释文本,最终导致误译的产生[17]。

4.1. 过分直译

例 8: 几十年的道德教育铸造成的“金钟罩”竟是如此脆弱。(P14)

译文: neŋŋe 10 jilliq eŋlaq terbijesi bilen bina qilingan hemmimizni aŋahlandurup turidikan “altun signal” niqabi muŋundaq aŋizmidu.

现“金钟罩”多指武术的一种。洪深《赵阎王》第七幕:“老子有金钟罩,铅子打不进。”译者将“金钟罩”错译为了“altun signal”(金色警钟)。一是字面直译,忽略文化内涵。“金钟罩”在本文语境中是一个比喻,指代坚不可摧的防御或保护。而“altun signal”直译为金色警钟,完全没有体现原文的比喻意义和文化内涵;二是缺乏对目标语文化的理解。翻译者似乎没有考虑到维吾尔语中是否有与“金钟罩”意义相近的表达方式,而是选择了字面直译,导致译文难以理解,甚至产生误解。

翻译目的引领翻译方向,决定翻译路径,包括方法的选择。此处的翻译目的应该是准确传达原文的含义和文化内涵,而此处的错译显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同时,译文应该符合目标语的语言规范和文化

习惯,使目标语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altun signal”对于维吾尔语读者来说,无法理解其与原文的关联,违背了连贯性原则。最后,译文应该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和形式,包括其文化内涵。此处的错译完全没有体现原文的比喻意义,违背了忠实性原则。建议可采用音译加注释的翻译方法,将金钟罩翻译为“džin dzuŋ dʒaw”,并在其后添加上该词的本义和在此例中的比喻义。

例 9: 这是一件真正的兵器, 古名“狼筈”, 是骑兵的克星。(P38)

译文: bu heqiqij bir uruŋ qorali, qedimde “bore juŋuŋ” dep atilip atliq eŋkerlerniŋ qoradiniŋ qorali bolkan.

“狼筈”, 兵器名。长一丈五尺, 有竹铁二种, 附枝九层、十层, 攻击与防卫合于一体。明将戚继光施于水田中以代蒺藜与拒马木。见《武备志·一〇四》。译者将“狼筈”直译为了“bore juŋuŋ”(狼炊帚、狼筈帚)。“狼筈”是古代中国的一种兵器, 翻译为“bore juŋuŋ”导致目标语读者完全无法理解这是什么东西, 对于不了解“狼筈”为何物的目标读者(如不熟悉中国古代兵器的人), “bore juŋuŋ”没有任何意义, 无法实现信息传递和交流的目的。因为这个译名没有保留原词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 也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让读者知道它是一种兵器。根据翻译目的论, 翻译的主要目的是保证信息的有效传达, 使目标语言的读者能够理解原文的内容和意图。因此, 这种翻译违背了目的原则, 没有达到让目标语言读者理解原句含义的目的。在一个理想的情况下, “狼筈”应该被翻译成目标语言中能传达其作为古代兵器意义的相应词汇或短语。建议可在音译的基础上加上解释说明, 例如“lang juŋuŋ” (atliq eŋkerlerge qarŋi iŋlit-ilidikan qoral), 意为“狼筈”(一种对抗骑兵的武器)。

4.2. 漏译

例 10: 就在那个被那莫名其妙的摩登女人打了两个耳光的下午……

译文: heliqi moda ajaldin ikki ŋapilaq jegen ŋyŋtin kejinliki...

“莫名其妙”原义是没有谁能说出其中的奥妙来, 有称赞意。出自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我实在是莫名其妙。”现在则用以形容事情的稀奇古怪, 难以理解。译文中, 译者没有将“莫名其妙”一词翻译出来, “heliqi moda ajaldin ikki ŋapilaq jegen ŋyŋtin kejinliki”汉译是“在那个被摩登女人打了两个耳光的下午”。上述例子文化负载词的漏译, 违反了目的论忠实性原则, 目的论强调翻译应该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和意图。在《现代汉语词典》维汉对照版中, “莫名其妙”译为: heŋ ŋyŋtinip bolmasliq (完全不能理解、不可捉摸); eŋgeblinerlik (奇怪); eŋiljetmejdikan (不可思议)。“莫名其妙”表达了被打者对打人者行为的困惑和不解, 是原文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者漏掉这个词, 可能会导致读者无法完全理解被打者的感受和事件的荒谬性, 从而损害了翻译的忠实性。为了更好地遵循目的论原则, 译者可以考虑添加解释性词语, 使用维吾尔语中表达类似意思的词语或短语, 例如“sewəbsiz”(无缘无故)或“eqilsiz”(不理智)等。

4.3. 错译

例 11: 四老妈一听到锅锅匠的歌唱声就脸色微红忸怩不安的样子, 更使四老爷胸有成竹, 他知道, 剩下的事就是抓奸了。(P39)

译文: tetinŋi momamniŋ qadaŋŋiniŋ awazini aŋliŋan haman jyzliriniŋ qizirip, nazlinip bolalmaq qeliŋlirika qarap tetinŋi bowamniŋ keŋlige dʒin kirgen, emdiki geŋ ziniŋorni dʒipti bilen tutuŋtila qalŋanliqi uniŋka aŋan idi.

“胸有成竹”喻临事有定见。原指画竹子要在心里有一幅竹子的形象, 出自宋苏轼《文与可画筍谷偃竹记》: “故画竹, 必先得成竹于胸中。”例子中, 译者将“胸有成竹”译为“keŋlige dʒin kirgen”(内向有鬼)是显明的错译。在《现代汉语词典》维汉对照版中, “胸有成竹”译为: keŋlide ditlap qojmaq

(在心里盘算); toluq ojlinip iʃ qilmaq (通盘思考而做; 三思而后行); kallisida toluq pılan bolmaq (满脑子计划)。目的论强调翻译应该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和意图。“胸有成竹”的意思是对事情的发展很有把握, 充满信心。原文中四老爷胸有成竹, 是对四老妈的出轨一事胸有成竹, 很有把握。而“kəŋlige dʒin kirgen”则表示内心有鬼, 做贼心虚。两种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反, 译者的错译导致原文信息被扭曲, 违背了目的论的忠实性原则。

5. 文化负载词翻译的注意事项

文化负载词承载着深厚的民族记忆与独特的表达习惯, 其翻译质量直接影响到译文能否准确传达原著的精髓。在汉译维过程中, 译者不仅需要跨越语言层面的障碍, 更要处理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基于翻译实践中的收获与反思, 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译者关注。

5.1. 深度理解原文

在翻译前, 译者应首先需要充分了解原文的背景、事件、角色等方面的内容和特点, 以更好地传达小说中文化负载词的精髓和价值。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不能仅仅局限于简单的字面转换, 而需要充分考虑其不同语境下的含义变化。译者要深刻理解文化负载词本身, 追根溯源的同时还要结合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负载词会有一词多义的情况, 选择最恰当的含义, 并运用最恰当的翻译方法将文化负载词翻译出来, 这就要求译者同时具有深厚的汉语和维吾尔语功底。

例如, 将原著中“五老妈对四老爷子淋漓尽致的批判是精彩的保留节目”一句中的“淋漓尽致”翻译为“kəskin” (激烈的、尖锐的), 体现了译者对原文的深入理解和对翻译方法的灵活运用。译者理解了“五老妈”和“四老爷子”之间的关系, 以及“批判”发生的场景, 这使其判断出“淋漓尽致”的具体含义和语气。故选择“kəskin”来传达“淋漓尽致”的“充分、彻底”的含义, 确保目标读者理解批判的程度。

又如, 原著中“这一声叫就恍恍惚惚的有些人类语言的味道了”中, “恍恍惚惚”被翻译为“anʃe-munʃe” (些许、稍许、多少), 译者没有因其原指神志不清、迷惘的状态而将其翻译为“χire, tutuq, ʃala-bula”, 而是深刻理解了作者使用“恍恍惚惚”这个词的修辞意图, 这种从“状态”到“程度”的转化, 正是意译和活译的典范, 展现了译者对两种语言和文学语感的高度把握。

5.2. 保留文字特色与风格

文化负载词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直接承载者, 更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这些词汇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哲学、宗教、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 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和情感。因此, 文化负载词中蕴含的不仅是语言符号, 更是丰富的文化元素和独特的表达方式。在翻译过程中, 需要注意文化差异的处理, 尽可能地保留中国文化的特色、内涵和精髓。

例如, 将原著中“在这块草地我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自豪感, 我理直气壮地走到蝗虫研究人员中间……”一句中的“理直气壮”增译为“merdanə qədəmlər” (昂首阔步), 体现了译者在保留文字特色与风格的同时, 也考虑到了目标语言的文化习惯和表达方式, 实现了翻译的准确性和自然度。“理直气壮”表达了说话者自信、坦荡的语气, 以及对自己行为的坚定和认可。结合上下文, 这句话体现了说话者在草地上的优越感和自信, 以及面对蝗虫研究人员时的坦然态度。“merdanə qədəmlər”的语气坚定有力, 与原文“理直气壮”的语气相一致, 使目标读者能够感受到说话者的自信和坦然。其次, “merdanə qədəmlər”也传达了说话者内心的自豪感和优越感, 使目标读者能够体会到说话者当时的情感状态。最后, “merdanə qədəmlər”的表达方式简洁有力, 与原文的风格相匹配, 使译文读起来自然流畅。

5.3. 多种翻译方法有机结合

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尤其要注意各类翻译方法的有机结合,使译文既能为维吾尔族读者理解,又不失中华文化特色,这样才能使各类文化负载词在不丧失文化特性的同时更好地走向维吾尔族群体,让更多维吾尔族的读者更深入地了解文化负载词及其背后深刻的传统中华文化内涵。

例如,将原著中“那是一张浅黄色的宣纸”一句中的“宣纸”翻译为“*jyenzi qezizi*”并加上了注释:*jyenzi qezizi-enzujdin fīqidikan ela sortluq qezez* (宣纸,安徽出产的优质纸张)。翻译目的论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需要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判断力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译者为准确传达原文信息,同时考虑到目标读者可能对中国文化和“宣纸”这一特定物品缺乏了解,运用音译+直译+注释的翻译方法将“宣纸”音译为“*jyenzi*”,保留了原文的发音和文化特质;同时,将其直译为“*qezizi*”,让读者理解其基本含义是“纸”。而为了更清晰地解释“宣纸”的特性,译者添加了注释“*enzujdin fīqidikan ela sortluq qezez*”,说明这是一种来自安徽的优质纸张。

6. 结语

语言之间无法避免的文化差异给翻译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尤其是当涉及深深植根于民族认同的文化负载词时。这些词语由不同的文化背景所塑造,在目标语言中往往缺乏直接的对应物,因此较难传达其原始含义和功能。本研究论海拉提·阿不都热合曼为了向维吾尔族读者介绍中国传统文化,遵循了翻译目的论的三大原则,合理运用了音译、直译、意译等翻译方法,很好地翻译了小说中的文化负载词。借助这一译本,维吾尔族读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文化负载词对于深入推进中华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本研究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汉译维”的个案,对翻译目的论在“内译”语境下的应用提供了新的理论观察。与“汉译外”不同,汉译维的译文读者与源语文化同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文化共同体,二者在历史纵深上共享部分文化记忆,又在语言谱系和生活习俗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近而不达”的文化关系使译者在策略选择上面临独特的两难:一方面,过度归化(如将“麒麟”仅译为“*bobra keyik*”而不加注释)可能淡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标识,削弱“内译”本应承载的族际文化认知功能;另一方面,过度异化(如将“狼筓”直译为“*berε jukuf*”)又因目标读者缺乏相应的历史文化知识储备而难以达成有效交际。海拉提·阿不都热合曼译本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他通过“音译+直译+注释”“意译+注释”等多层级的策略组合,在文化传播与读者接受之间建立起动态平衡。这一实践表明,在“内译”场景中,目的论的“目的原则”不应被简单理解为“最大限度地迁就读者”,而应被重新阐释为“在读者可接受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传递源语文化信息”——这种“可接受范围”的判定,取决于译者对目标读者文化认知水平的精准预估,而这正是翻译目的论在“内译”语境下最需要被深化的理论维度。

综上,《食草家族》文化负载词的维译实践提供了两点核心启示。其一,翻译策略的选择具有类别规律性,译者应依据“文化距离”与“语境功能”两个参数,在音译、直译、意译、注释等方法中灵活调配组合权重。其二,“内译”场景要求目的论的“目的原则”被重新阐释为“在读者可接受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传递源语文化信息”,译者的核心能力在于精准预估目标读者的文化认知水位,并据此决定注释的密度与阐释的深度。海拉提·阿不都热合曼通过多层级的策略组合所实现的动态平衡,为今后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语言翻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参照,也为我们重新理解翻译目的论在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调适功能打开了新的理论空间。

参考文献

- [1] 莫言. 食草家族[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

-
- [2] 杨守森, 贺立华. 说梦: 人生之谜的沉思——莫言《食草家族》序[J]. 山东社会科学, 1992(5): 52-54.
- [3] 王恩科. 文化负载词翻译技巧选择探讨[J]. 重庆商学院学报, 2002(4): 83-85.
- [4] 海拉提·阿不都热合曼. 食草家族(维译版) [M]. 喀什: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2013.
- [5] 刘文艺. 目的论视角下《蛙》日译本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宁: 广西大学, 2017.
- [6] 王汝蕙, 张福贵. 葛浩文的目的论与文化翻译策略[J]. 当代作家评论, 2018(2): 189-199.
- [7] 雷美玲. 莫言《蛙》英、法译中文化负载词的比较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大学, 2018.
- [8] 侯瑛. 《天堂蒜薹之歌》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翻译分析[J].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 2018, 37(6): 138-142.
- [9] 赵卫. 目的论视角下《酒国》文化负载词的俄译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20.
- [10] 罗文心. 目的论视角下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策略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11] 李哲. 目的论视角下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济南大学, 2020.
- [12] 高小鹏. 目的论视角下莫言小说《红高粱》英语翻译策略研究[J]. 名作欣赏, 2025(26): 26-28.
- [13] 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14] Nida, E.A. (2001)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15] 张硕. 《酒国》文化负载词汉译哈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伊宁: 伊犁师范学院, 2017.
- [16] 黄巧巧, 冯亚静. 目的论视角下《那山那人那狗》中语言文化负载词的日译研究[J]. 语言与文化研究, 2025, 33(3): 170-173.
- [17] 白立平. 文化误读与误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9(1): 50-52.